




·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



# 俗雅文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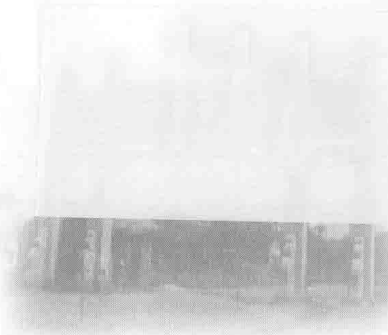
S U Y A W E N J I N

徐德明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



# 俗雅文津

S U Y A W E N J I N

徐德明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潘安 王一澜  
装帧设计:杨群 欧阳显根  
责任印制:郭行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俗雅文津 / 徐德明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2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ISBN 978-7-5676-1145-0

I. ①俗… II. ①徐…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1554号

本书由安徽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宝文基金资助出版

俗雅文津  
徐德明 著

---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8.5

字 数:300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145-0

定 价:37.00元

---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总 序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1928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这里人才荟萃,刘文典、郁达夫、苏雪林、周予同、潘重规、卫仲璠、宛敏灏、张涤华、祖保泉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过,他们高尚的师德、杰出的学术成就凝固成了我院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各类人才。

文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秘书学、汉语国际教育等4个本科专业;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美育与审美文化研究所、艺术文化学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所(中心)。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理论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设有中国古代文学等10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和学科教学(语文)、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学位点;有1个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3个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专业),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古代文学),2门国家级精品课程(文学理论、大学语文),1个省级刊物(《学语文》)。

文学院师资科研力量雄厚,现有专任教师82人,其中教授26人,副教授40人,博士51人。2009年以来,本学科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74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项(含重大招标项目1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3项。教师中,有国家首届教学名师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2人,皖江学者3人,二级教授8人,5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6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走过80多年的风雨征程,目前中文学科方向齐全,拥有很多相对稳定、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唐诗研究、“二陆”研究、宋辽金文学研究、词学研究、现代小说及理论批评研究、当代文学现象研究、《文心雕

龙》研究、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梵汉对音研究、句法语义接口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研究等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或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特别是李商隐研究的系列成果已成为传世经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说，本学科的李商隐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改写。

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中文学科养成了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培育了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打造了精诚合作的学术团队，形成了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扎根传统与关注当下相结合、立足本位与学科交融相结合、历代书面文献与当代口传文献并重的学科特色。

新世纪以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休，中文学科逐渐进入了新老交替的时期，如何继承、弘扬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如何开启中文学科的新篇章，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基于这一初衷，我们特编选了这套丛书，名之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计划做成开放式丛书，一直出版下去。我们认为对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阶段性归纳汇集，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可以向学界整体推介我院的学术研究，展现学术影响力。

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第一辑，文集作者均是资深教授或博士生导师，有年高德劭的老一辈专家，有能独当一面的中年学术骨干，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可以反映出文学院近年科研的研究特点与研究范式。

新时代，新篇章。文学院经过八十余年的风雨砥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赭塔晴岚见证了我们的发展，花津水韵预示着我们会更上层楼；“傍青冥而颀颀白日，出幽谷而翱翔碧云”。我们坚信，承载着八十多年的历史积淀，文学院的各项事业必将走向更大的辉煌！

我们拭目以待……

丁 放 储泰松

2014年8月

# 目 录

总 序 .....	1
-----------	---

## 第一篇 俗世炼狱:老舍及其作品

《断魂枪》:“遗民”生命与另类武侠 .....	3
中装/西装/中山装:老舍着装的历史内涵与精神表征 .....	18
老舍译事 .....	24
《骆驼祥子》和现实主义批评的傲慢与偏见 .....	29
从《离婚》看老舍的现代叙事诗学建构 .....	42
老舍的风格与幽默 .....	53
新时期小说中的老舍风 .....	64
老舍创作生命的自主与持续 .....	77
中国当代文学反思的主体与“政治现代性” ——从《茶馆》《剪辑错了的故事》的起点与路径来看 .....	94

## 第二篇 雅俗共赏:“扬州评话”

论《武松》的通俗史诗特征 .....	109
从“王派《水浒》”看扬州评话的艺术形态特征 .....	128
“王派《水浒》”的饮食美学、时空秩序与酒色财气 .....	140

## 第三篇 “雅得那样俗”:旧派文人与“鸳蝴”

感伤“鸳蝴”和“才子”人文 ——旧派小说家的风格与人格 .....	175
林纾小说在雅俗中西文体间的折衷 .....	188
从《春明外史》女主人公更替看言情小说的转型 .....	227
现代大众小说:新旧小说的流变与整合 .....	235

## 第四篇 世变风俗：乡下人进城

乡下人进城：中国现代化生命命题的文学表述 .....	259
《桂花蒸阿小悲秋》·《柳腊姐》·《二的》 ——乡下进城的现代女佣谱系 .....	274
后 记 .....	287

第一篇

俗世炼狱：老舍及其作品





## 《断魂枪》：“遗民”生命与另类武侠

老舍的短篇小说《断魂枪》具有现代历史叙事与文类价值。小说风格简约，五千字写出了色彩浓淡不一却印有深刻历史印记的人物。沙子龙、王三胜和孙老者都是武林中人，《断魂枪》可谓是武侠小说，然而质地与武侠文类殊异。主人公沙子龙着墨似浅却深，在近现代全球化背景上，对阐释中国历史文化别具作用。写沙子龙而弱化情节，既与小说中其他人的突出的情节、动作构成鲜明对比，又和传统习见、20世纪20、30年代流行的武侠小说截然有别。老舍钟爱沙子龙，20世纪40年代末在美国又用英文写成话剧，以此种形式来表现（在三幕四场话剧《五虎断魂枪》中这一人物仍是“神枪王”，却改名叫作王大成）人物。

小说叙述的人事为新文学中罕见：沙子龙生活在清末，有独门功夫“五虎断魂枪”，在江湖上走过镖，现在改行开客栈。某一日，武林中孙老者来访求“五虎断魂枪”，先在土地庙前轻易胜了练把式的王三胜（沙子龙走镖时的大伙计），继而与沙子龙见面，结果相安无事离去，也没有得传枪法。老舍承认这是篇武侠小说，然而它既不炫“武”，也无一般意义上的“侠”，更缺乏扣人心弦的技击与惊险情节。究竟如何论定《断魂枪》的文类？它是反武侠文类的一次创造，借武侠的躯壳写出中国人在世界现代性巨大变动中的被动地位，某一类人于时代/朝代的“遗民”记号与生命经验。

### “遗民”沙子龙

《断魂枪》呈现的社会性与个人生命的一般价值在于：处于中国现代社会开端时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的变化，及中国人无法直面世界的尴尬；其特殊性则是以一个武林中人宣示近代生活的前朝后世。

小说着力把握住生命与时代及世界/中国政治、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把握住被动的生命和世界的联系方式。在写实风格的虚构中，个体生命存在的标志之一是它归属于一段时间，在某一时间、时段内，人物跟那个时代的诸种因素发生关系。沙子龙生活在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阶段：“走镖”的他过的是前现代生活，一旦火车通商、现代工业文明逐渐渗透到中国，他就不得不服从现代工商社会的规律。历史发生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重大转折，个人往往无法适应，从前现代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中国人的生活态势完全被动。老舍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多数写被动的人，那些对自己的被动认识得越清楚的人，其内心叙述越悲凉，沙子龙经历的外部世界的变化与被遗落的经验，终于转化成他的内心悲剧。

除了沙子龙，小说另两个人物孙老者、王三胜不大明白身外的世界。孙老者视武术至上，心中有宗教一样的信念：尽我有生之年把天下最高明的武术都学会，便一生功德圆满。王三胜未必有追求，他的武艺被用来炫耀，愿意和那些外行打交道，摆个场子唬人，弄几个钱糊口。他吹嘘“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一碰上孙老者就输了，于是人们发现他的功夫其实不行。小说虽然把王三胜写得很热闹，孙老者也不凡，但是直接切入人的生命核心的还是沙子龙。沙子龙有深刻的自我意识：知道属于自己的世界完了，知道自己是被动的，他的被动和世界的变动联系在一起。沙子龙的生命陷落与郁结于心而又无言/难言的悲哀情结才是《断魂枪》的核心。

沙子龙生活中即将发生国体鼎革，皇权时代正向现代民主共和偏移，小说暗示了帝王制度即将崩溃，“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革命即将到来，谁在革命，革谁的命，沙子龙搞不清楚，只是他走镖的饭碗已经被打破。人对世界变化的知情度不一样，读书识字的人可以了解天下大事，一个山乡角落里的人常常“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沙子龙虽然走南闯北，可他的精明只限于走镖行当。一样地生于晚清，他不是走过海外、到日本留学的知识界中人，他不曾受到梁启超们的启蒙，也不是军政界参与变法的人物，他对世界不知情，生活是被动的。知识分子对晚清政治改良与世界情势是知情的，而老舍笔下绝大多数平民都不是知识分子，他们与知识界对

世界的知情度有差别，小说中沙子龙、孙老者和王三胜对当下世界的认知也有差别。

在晚清情境中的个别生命的主体亦随对世界的了解而被定义，小说命题实指属于旧时代的主体在现代社会中的陷落。“断魂枪”三个字乃是主人公沙子龙生命主体陷落的隐喻，有详加分析的必要。先从核心词“枪”谈起，“枪”的所指有三个层面：一是物质的枪；二是指武术中的技艺、专门套路；三是人和枪融为一体，成为立身处世/谋生的本钱，这套枪可以帮沙子龙在江湖立足，供他吃饭、开镖局。“魂”指精神，它是人/鬼/神想象的中介符号，是人希望尽力延伸自己生命活力的语言表达。这里“魂”既是指沙子龙的精神、人格，又是他独擅枪法的神话，也可以延伸讨论——中华武术到沙子龙而几乎登峰造极，但是否已经面临寿终正寝的危机，或是仅余一缕幽魂！如何说这套枪是有魂的呢？枪本来没魂，武艺也是没魂的，是物质的枪以及那套武艺和人的精神状态联系在了一起。“断”是时代的断裂，沙子龙对当下世界无法把握，他陷落在因被动而产生的精神迷茫乃至萎靡中。沙子龙的经历仿佛是从天上掉到地面，像一只受伤的鸟飞不起来。是什么让他的魂断了，又是什么让枪没用处了？这个“断”字，从被动者沙子龙的生计来说，让这套枪法寄生与逞威的经济脉络被阻断了；从主动方面讲，是一个强大、陌生的外来力量的闯入，以其（快枪）工业技术的先进性完全取代了中国传统武术，这个力量体现着全球巨大变化的现代性。

对晚清中国人来说，现代性就是一个“变”字，是面对不断的突然变化而极端被动。现代性体现于器物层面，也体现于政体制度，更体现于被触动者的精神震撼。从19世纪末以来的100多年中，中国现代性最大限度地体现为不停的政治变动与战争。现代性像一把利剑斩断了中国人和过去生活的联系，斩落了沙子龙独步天下的枪法的威风，所以就中国的普通民生而言，现代性是双刃剑，它伤及许多生命，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沙子龙的整个生活方式必须要变，他不得不改行。沙子龙不知变因，但知道应变，他识时务地及早改行了。可是，从镖局到客栈的经历是失落，标志着地位的改变，赖以谋生的方式的改变。沙子龙的镖局是天下独一无二的，镖局的主人是江湖至尊；天下可以有无数沙子龙的客栈，客栈的主人

是庸常市民，也是前朝“遗民”。沙子龙丢失了镖局抓住了客栈，他往日的走镖经验中，日常打交道最多的是客栈，开客栈不是往前走而是回头看，沙子龙的客栈是一个“遗民”的记号。

沙子龙被推动着一脚踏进新时代的门边，整个身子还留在旧世界，他经历着一场“新时代的旧悲剧”（老舍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中篇小说名）。小说的第一个陈述句是“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已”字表达的是一个过去完成的方式，不是今天改，也不是明天才开始改，是已经无奈地改成客栈了。世界局势的变化，国家政体即将发生的变化并非冲着沙子龙，所有人都要面临，大家都得换个活法。沙子龙应变并不成功，他不善经营客栈，冷冷清清。他已经被迫接受了客栈老板的身份与生活，白天有生意就做，没生意就抓本《封神榜》看。《封神榜》叙述怪力乱神的时代，是正统王权商王朝的末世，另外一个王权周王朝还没有建立起来。沙子龙不是一个读书人，他唯独对这本小说有兴趣，有自家身世的感慨包寓其中，可叹《封神榜》年头的武艺尚能安邦定国！

老舍擅长大落墨笔法，小说从东亚现代性落笔，呈现整个东方生存空间的巨大变化，由东南亚渐渐聚焦中国人的生活，集中于核心人物沙子龙。西方帝国主义的武力征服，令“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东方受西方入侵，“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虎啸”代表自然、未开化的蛮荒，炮声体现现代工业世界的杀伤力。炮声/虎啸，标志强势的西方工业文明入侵到蛮荒落后的东方世界里；联系“炮声”与“虎啸”的是表现世界不平衡的“压”字。“半醒的人们”以沙子龙为代表，孙老者还在梦中执著伟大的武术，王三胜根本没醒。中国人崇拜祖先、信奉神明，他们的祷告失灵了，失去国土、自由与主权。国门被打开，“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呢”——充满着威慑。东方丛林中人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没有用。“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龙的文化失去了和西方对抗的力量，其政体也不行了，国内的革命党散布着要推翻皇权的恐怖，中国人面临全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的失落与崩溃。沙子龙的“五虎断魂枪”应运而歿，“火车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现代通商不再需要镖旗、钢刀、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

变成昨夜的”。昨夜的梦必须醒来，但沙子龙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中国现代文学中写个人生命与整个世界的关涉，文字深刻、俭约者仅见于此。

沙子龙的心灵悲哀魂牵梦绕，变成“月夜练枪”的意象一再呈现。夜间，沙子龙把小院的门关好，熟习他的“五虎断魂枪”。练枪时一个人回忆当年勇，在虚拟练习中召回“荒林野店的威风”，找回过去属于自己的世界。可是他回不去了，现代性一刀斩断了和过去的联系，稍稍清醒的人无不如张爱玲“感受着现代惘惘的威胁”。沙子龙使用原始武力、靠身体搏斗的方式征服世界，这样建立的江湖世界的秩序被西方工业文明轻易颠覆了。沙子龙们所有的能为不过是无奈地诉诸记忆和现代性对抗，发出沉重的感喟——“不传！”沙子龙失落的世界固然与武术这个行当相关，但他能代表所有刚刚被推到现代社会门口的人的心态——不甘接受自己的失落。沙子龙成了一个陷落的主观意志世界的标本，这是对大多数中国人的一场现代性锻炼。老舍尊崇人本而对现代文明有些不屑，之所以极力呈现月夜练枪的意象，是为了在陷落中实现反超越——沙子龙武侠身份亡而荣誉、价值和尊严的魂灵不灭，这是断魂枪中不断之魂。

孙老者的来访与王三胜等小辈们不时地讨教，其实源于对世事暗昧不明。尽管不认同于其蒙昧，耽于过去的人们还是触动了沙子龙，刺激他重温枪法。重温是一个心理过程，贯注于“重温”全过程的却是“凄凉”，沙子龙身心一体，“只是摸摸这凉、滑、硬而发颤的杆子，使他心中少难过一些而已”。重摸枪杆并不能重操旧业、也不能西北走镖路上故地重游，因此沙子龙未必少些难过的感受：“凉”源于内心的苍凉，枪已经不能给他温暖；“滑”则证明这枪抓不实在了，属于他的生活偷偷地从手下滑走了；这是一段坚“硬”的生活，现存的世界没有一丝温暖，沙子龙的心在发“颤”。他想少一点难过——回到记忆中会一时忘记难过，可是一旦醒来情何以堪。入梦容易，从梦中出来就很难受了。他越是难受越要摸枪，“只有在夜间独自拿起枪来”，而“在白天，他不大谈武艺与往事”，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他仍然是自尊的，有价值的。这个世界只是夜间遗世独立地存在，它已经虚幻了，这是一个遗民的世界。

老舍为什么要创造出这个遗民世界，为什么选择武林中人写

《断魂枪》？一方面是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代性的悲观，另一方面联系着他的旗人身份。老舍1935年写《断魂枪》时，虚构中的沙子龙的客栈掌柜的历史已经过去30年，民国也已经有了20多年历史。这20多年间，作为大清朝遗民的旗人的日子不好过，他们经历过双重的悲哀——物质生活的艰难与精神心理的失落，舒家在八旗中隶属正红旗，老舍的亲戚朋友家在艰难中煎熬的正不知凡几。而旗人生活走向没落并非从辛亥革命开始，无论是《茶馆》还是《正红旗下》，老舍呈现的旗人生活从戊戌以后就开始走了下坡路。当清朝政体还没有灭亡的时候，它的子民已经成了遗民，这虽然是个后见之明，但其中包含有真理。用什么来表现这个无可挽回的衰败过程，以什么样的人来展现这个过程中心灵悲剧，这是对老舍创造力的挑战。老舍用沙子龙的形象来回应与证实了王纲解纽、皇权崩溃之前就已经是一个遗民语境。

老舍将遗民世界的建构基点放在武林中人沙子龙身上，这不同于后来写作的《正红旗下》中的大姐夫多甫或定大爷、《茶馆》中的松二爷，老舍不愿限制在原来的官绅与吃“铁杆庄稼”的阶层中表现遗民世界。官绅与一般旗人地位的衰败与政体关系太紧密，而难以突出近代中国政体更替的更大原因——现代性。所谓遗民的定义应该超出其旗人范围。晚清/民初的遗民不同于“明遗民”，种族对抗的心理构架更多地让其位于前现代/现代心理构架，这一阶段的遗民是执著于原来的生活与生产的社会组织形态而又落空的人们，这样的人遭遇现代性而产生自我的陷落，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心理遗民”。像沙子龙那样，他们从前现代社会的运行轨道中被突然甩出来，而又无法在近期内适应未曾定型的现代社会，在职业发生变更的同时，心理定势的固守/突破是最大的问题。沙子龙的武林中地位与身份的选择也有其必然，走镖与工商界的关系至为紧密，因为工商交通是现代社会最突出的表征，走镖的经济交通方式的遗落是对遗民身份定义的一方面。老舍是旗人，中年在山东一度习武锻炼身体，交往的拳师应该是小说的原型。旗人毕竟是遗民中最主要的成分，他们曾经在马背上得中原天下，三百年来都在习武，也许晚清时只落得为一只鸽子打群架的用场（《茶馆》第一幕），或是在春季射箭、夏令相扑营的比试中显一下身手（参看《点石斋画报》），

“武艺”在旗人生活中占的分量仍不轻。老舍写一个武林中人作为遗民的代表，和旗人习武的惯常生活相距不远；写一个不限于旗人的武林中人，才能超越种族界限，成功地塑造前现代的遗民。

真正的遗民心理终将“遗世独立”，沙子龙和周围人群的关系更是他遗民身份的注脚。走镖时的沙子龙统领一大帮人，王三胜和小顺们一帮伙计跟定了他，一道享受着威风与饮饷，也一道辛苦跋涉。这时候的沙子龙是一呼百应的盟主。即便沙子龙改行开客栈，手下创练起来的少年伙计们成了“没落子的，都有点武艺，可是没地方去用”（“没落子的”身份几乎是清朝灭亡后旗人的标志），他们仍在追随着，“没钱，上沙老师那里去求。……不让他们空着手儿走”，沙子龙仍是武林中的神话：“沙老师一拳就砸倒个牛！沙老师一脚把人踢到房上去，并没使多大的劲！”沙子龙在众人中的地位仍然是靠武艺维系着。当沙子龙看穿了武功无用、并且无所作为，他就渐渐地不得人心了。自从王三胜吃败仗而沙子龙不肯为他出头，沙老师的形象就一落千丈了：“沙子龙栽了跟头，不敢和个老头儿动手，……连句硬话也没敢说。‘神枪沙子龙’慢慢似乎被人们忘了”。沙子龙孤独地将自我封闭起来。文字历史的代价是对一般生命的遗忘，老舍用形象证明被遗忘的生命并没有结束，小说结尾处又出现“月夜练枪”意象的反复：“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沙子龙所谓“不传”并无特指的传授对象，而是深谙现代性天然地让武术的实际用途被弃绝，这是他心中文化的绝灭。枪就是他的老伙计、知心朋友，甚至是终生伴侣，“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一齐入棺材！”遗民的决绝与凄清溢于言表！沙子龙深夜自省在新时代已经成了一个多余的角色。

## 另类武侠

《断魂枪》是一篇反武侠文类的小说，老舍打破中国古典武侠小说的框架，创造性地给它充实以现代美学因素。若说老舍写反乌托邦（anti-utopia）的长篇小说《猫城记》，人们可能在西方现代小说



中发现相近文类，反武侠文类则绝对是其首创。世界文学中没有类同中国武侠小说的，虽然我们有《侠隐记》之类名称的翻译作品，但欧洲的骑士、冒险小说与中国武侠小说本不相同。《断魂枪》的文类创新有写长篇武侠小说《二拳师》的经验基础，更重要的是老舍对文学特质的把握，他对文学的感情、美、想象（结构、处置、表现）有深入研究（诸如《文学概论讲义》《老牛破车》等），我们也必须循此去考察《断魂枪》。就感情而言，这个作品绝无一般的侠骨柔情，小说中连一个女人也没有。武侠小说的特有的美是“奇”，也算是一种浪漫，然而《断魂枪》不浪漫，它是一种无奈的现实。老舍的想象力简直与武侠小说拧着劲：一般武侠小说由头绪纷繁的“事件”来建构，《断魂枪》的结构不靠事件支撑，全然“息事宁人”；武侠小说排列组织（处置）事件与人物动作基本服从于“冲突”原则，老舍则根本不让冲突激化；武侠小说把绝大部分篇幅用于人的外在的动作，然而老舍要表现的是沙子龙内心的“遗民”世界。老舍保留了传统元素，在王三胜和孙老者的个性与人格表现上，仍采用性格化与对照的写法，接续上了《水浒传》《三侠五义》的表现传统。

就叙述方法、策略（老舍所谓“处置”）而言，他不落武侠小说窠臼：没有门派，不论恩仇，更无冲突升级、终于“华山论剑”的俗套。他居心不给人们热闹看，越是核心人物越没有武斗的“戏”。小说表现沙子龙、王三胜和孙老者三人：沙子龙摒弃“快意恩仇”的武侠行径；孙老者行动不悖武德，多些闲云野鹤的姿态，勉强可以归类为侠之隐者；王三胜习武而少武德、无侠骨，只是一介莽夫。沙子龙背离了武侠小说的套路，孙老者若即若离，唯有王三胜像是武侠小说中的末流角色。我们不能用看一般武侠小说的眼光打量《断魂枪》，它有另类的处置方法。老舍确定策略的依据是人物应对世界的态度：王三胜以武艺为衣食来源，所以写得实在，他摆场子练武是吆喝生意；孙老者以武艺立身却又有出世的神韵，处处以人格体现为宗，惜墨如金；沙子龙是另类的标志，他的世界观是悲剧生命观，过去的经验难以割舍，而现实世界则为虚无，有关其“五虎断魂枪”的武艺全从虚处落笔。全篇小说虚实相生，既符合传统美学原则，又彰显另类风貌。